

图片故事



“菠萝”村官

□叶荣荣 文/图

晚上整理电脑资料，翻到了一篇政审考察报告。睹文思人，我想起了一个女孩。

10年前的春天，我被抽调到一个考察组，政审考察当年拟招录的公务员，其中有一位在附近的乡镇社区任大学生村官。出发前，我特意告知了她我们到达的时间和住宿的宾馆。

坐了近4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，到达宾馆时已临近傍晚，却没见过她在大堂等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们正准备外出吃饭，她到了。中等偏下的个头、圆圆的脸，穿着普通的她，距离虽不远，但也有十几公里，没有直达的车，我们带着行李不方便，便问她有没有便车可以蹭？她说没有，只能转车。说完了第二天政审的事情，她就告辞了。

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们联想起前一个政审对象。小伙子满脸含笑，早早就在校门口迎候，热情地招呼、递烟、点火。政审结束后，还诚恳邀请我们小酌，品尝当地特色火锅。违反考察工作纪律的事，我们当然不能做，但是小伙子热情、“会来事儿”的样子还是让我们感觉很舒坦。再看看这个女孩，都已经踏入社会，还是个“官”，却不如一个未出校门的学生，我和同事不禁唏嘘。

第二天，我和同事提着行李箱，挤在破旧的中巴车里，一路颠簸折腾，样子颇为尴尬。

到了社区，先召开群众座谈会，原本只要求七八个人参加，呼啦啦却来了二十几个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抢着说话，每个人对她的评价都很好，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，场面让我们惊讶又动容。

社区书记感叹道：“今天的群众大部分都是自发来的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女孩心里装着群众，群众有什么琐事难事，她都尽心尽力帮忙解决，平日里相处得就跟亲人一般。”

“昨天下午，孤寡老人王老太胃病犯了，她帮着去卫生院开药、熬粥、炒鸡蛋，忙完才赶去城里。让你们久等了吧，真是抱歉！”社区书记道明了原委。

“她很能吃苦，工作上的事多苦多累从不抱怨。非常乐于助人，她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父亲做农活儿捎带打零工抚养她们姐妹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她参加工作没几年，村官收入也不多，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却先后资助了两位希望工程的学生，并在汶川地震中一次就捐出了两千块钱。”

我和同事都受到了震动。在单独谈话说到这个话题时，她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“小时候，我常常得到邻居和熟人的帮助。现在自己有了点力量，就想着应该报答社会。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水滴可以汇集成大海，希望能唤醒互帮互助、充满友爱的社会风气。”

一股敬意从内心腾起。我想得到一句话，“绿叶凋落，会它千顷澄碧。”

我不由再次仔细打量起这个女孩。脑子里跳出菠萝的样子，其貌不扬，看似木讷粗糙，实则金玉其内、淳朴善良。

当晚，在考察报告里，我写下了对她的评价：为人纯朴，吃苦耐劳。密切联系群众，尽心为群众排忧解难。道德品质良好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……

始于觉醒 成于践行

——读《手艺之道：18种觉醒与新生》

□钟芳

4月，春和景明，正是踏青赏景的好时节。特别是信步走进一家家手工作坊，在画坊嗅闻翰墨馨香，于陶坊亲身体验一把做陶器的况味，真是别有一番意趣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对美的感悟和理解，不止来源于时令季候里的自然之景，还有许多出自于工匠笔下巧夺天工的人文风景。《手艺之道：18种觉醒与新生》一书，讲述手艺人的执着与追求，分析当代语境下传统手工艺的突破与创新，为传统手工艺的存续与发展指明努力方向。

全书以访谈的形式，针对18个手工行业的生存境遇和未来走向，将作者见闻与匠人自叙有机结合，生动呈现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面貌，也将中国匠人“择一事，钟一生”的工匠精神以及“迎难而上，锐意变革”的创新精神尽遣笔端。

这18个手工业，涵盖缙丝、印染、木作、陶瓷、漆器、羊毛纺织、书籍设计、小提琴制作与维修、暗房、茶、美食、空间规划等不同门类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为此，作者遴选出这18个手工行业中的代表性人物，与之展开深度恳谈。从他们的创业历程、所思所想，以及对自身行业整体性评价上，逐步梳理出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发展现状和现实之困。同时，借助一场场高质量的田野调查，看到了传统手工业在困境中觉醒，在提振中新生。

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在欣赏一件件精彩绝伦的手工艺品时，往往惊叹于它的制作之精、构思之妙，殊不知，为了这些艺术品的诞生，工匠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。跟随作者张泉跋涉的脚步，走入浙江龙泉，徜徉于这个著名的剑瓷之都，始知了锻造出一把质地优良而又锋利无比的宝剑，匠人们需要在剑坯上反复折叠锻打32000次。真应了那句老话，一分汗水，一分耕耘。寻访苏州，探幽缙丝工艺的纷繁之美，恍然惊觉，缙丝作品要呈现出立体的色彩层次，往往要动用

数十万根丝线通经断纬。慕名前往西藏尼木县普松乡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为制作一本流传后世的藏传佛经，全村的工匠们已接续雕刻了整整24年……这些不求闻达的工匠，秉承着前人高超的技艺和职业操守，为了让一件件沉寂无声的手工艺品“活”起来和“火”起来，有的皓首穷经，有的精益求精，有的另辟蹊径，坚守于平凡的民间手工艺场，用他们的心灵手巧，用他们的独具匠心，为我们奉献出一件件闪耀着时代光华的手工艺品。中国传统手工艺，也在这种默默传承和推陈出新中，得以代代相传。

书中，作者还以回瞻的笔墨，倾情回顾了中国传统手工艺一路走来的艰辛。从汪芜先生对影像、展览与空间的种种跨界实践与设想，到欧阳应霖先生在美食、漫画、写作、空间等领域跨越自如；还有“平民老胡”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蹲守在陶艺作坊，不厌其烦地为每一件陶瓷作品着色、打磨……这些个体创业者和家族品牌继承人，尽管身份各异，但他们对传统手工艺的热爱却是共通的。尤为令人欣慰的是，面对传统手工艺的日渐式微和发展之困，这些能工巧匠，不是在看似繁琐的劳动中简单复制甚至克隆着自己的作品，而是契合时代多样化的需求，凭着清醒的认知，理性审视民间手工艺的勃兴之路。在他们看来，当代手工艺之道，不仅要在每件作品的精雕细刻上，始终保持坚如磐石般的专注，而且还要从宏观层面，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手工艺与世界手工艺的高低分野，并在去粗取精中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谦逊态度，找到提振民间手工艺的“金钥匙”，以迎来中国传统手工业事业的明媚春天。

书海掠影

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·广告·

以案释法

房山区司法局

保管的烟花爆竹，谁担责？

某烟花爆竹厂因仓库需要维修，遂将库存的烟花爆竹交给某炼钢厂保管。在炼钢厂保管期间，工作人员擅自将烟花爆竹残次品丢弃至路边后发生爆炸，将崔某炸伤。请问，谁应对崔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？

案例点评：遗失、抛弃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。所有人将高度

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，由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；所有人有过错的，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。本案中，炼钢厂作为烟花爆竹的管理人，在其保管期间，丢弃的烟花爆竹发生爆炸导致崔某受伤，炼钢厂应承担赔偿责任；如果烟花爆竹厂对烟花爆竹产生爆炸存在过错，则炼钢厂和烟花爆竹厂承担连带责任。（房司司）

家庭相册

五岁的母亲

□王族昆 文/图



母亲生于旧社会，五岁那年，她就被送到我家当童养媳。一个五岁的孩子，被饥饿，被亲人，被命运，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她一路上有过怎样的撕心裂肺，她才来时有过怎样的凄惨号哭，我不敢想象。

五岁的母亲负责看牛。在牛的眼里，这个五岁的女孩该是多么渺小，它会听她的话吗？晴天还好，一遇突来的风雨，泥泞抓住了她的鞋子，狂风击飞她的雨伞，大雨浇透她的衣服，她该是怎样的哭喊，或是饮泣？我不敢问。

牛要吃露水草，看牛就必须起得比别人早，早饭后才能回家。回家后，饭已经冷了，菜已经快尽了。五岁的女孩，顾不得手上的泥、身上的湿，顾不得心里的苦，顾不得已经觉醒的尊严，她要喂饱自己，她蹑着脚，趴在桌沿上，吃着残汤剩饭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五岁的女孩就这样慢慢长大了。她是一个勤劳的女孩，早晚看牛，白天随祖母锄山挖地，阴雨天和夜晚随祖母习练女红，学做鞋做袜，浆洗缝补。

祖父母老了，母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父亲是基层干部，顾不上家。生产队成立后，母亲被选上了妇女队长。白天，母亲带

领全队妇女集体劳动；晚上，母亲拖着劳累之躯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纳鞋底、补衣服。我童年的回忆里，总有隐隐约约昏黄的灯火，母亲的影子疲惫地伏在地上。夜静极了，狗叫声已经模糊。

都说爱中长大的孩子才有爱，但母亲的爱是无源之海，温暖的海水将我密密地包裹，不给寒冷一点缝隙。我记得被野狗咬伤后，母亲用嘴吮我的伤口。她温软的舌头抚摸过伤痛之后，我的泪水滚滚而下。我记得上寄宿中学时，虽然家贫，母亲总会合理安排，即使是腌菜，母亲也搭配有序，滋养着我的身体。我记得妹妹们上中学时，家庭负担越来越重，母亲上山砍柴，以柴抵费，每周一半夜起床，挑柴送到二十里地外的中学。都说爱中长大的孩子才有爱，于我们的确如此，我们沐浴爱，我们爱母亲。

母亲通达，大气。父亲是个老基层工作者，相邻有了矛盾和困难，基层干部的家就成了接待站。虽然家境贫寒，但母亲热情好客，倾尽所有。至今我还记得一个腊月三十的早上，三四拨群众来找父亲办事。到饭点了，事情还没办完，母亲就将做好的饭菜让他们先吃。我还记得当时心里的

委屈、恼怒，母亲抚摸着我们的脑袋，微笑着说，想想啊孩子们，如果换作我们在别人家呢？

五世同堂了，母亲笑得就像金秋的菊花。祖父祖母去世得早，照料曾祖母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的身上。母亲虽然已是做奶奶的人了，但对曾祖母总是事必躬亲，端茶送水、熬药递汤，不厌其烦。十多年前，父亲患上了脑炎，出院回家后，完全痴呆的父亲又成了母亲的“负担”。每天给他穿衣起床，脱衣睡觉，帮他洗漱，帮他端饭夹菜，帮他倒水递茶，定时拉他起夜，几百个日子，母亲没吃过一顿安稳饭，没睡过一个囫圇觉，没有一句怨言。我的母亲啊！

母亲75岁了，她老了。我多次想把她接到城里来跟我一起住，可是她不肯，她离不开土地，离不开故园，我也只能顺着她。我虽然年逾半百，可母亲依然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每次回家看望时，母亲总是拉着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快给我添一个重孙子啊！”母亲的笑是金色的菊，灿烂、柔软、温暖。那个五岁的小女孩就像一粒菊花的种子，经历了料峭的春，走过了繁茂的夏，在这美好的秋天，开出了从容的花朵。